



學 生 國 學 叢 書

夏 敬 觀 選 註

孟 郊 詩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選註者 夏敬觀
主編者 王雲五

學生國
學叢書

孟

郊

詩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導言

讀孟郊的詩，先要知道他的性行，和他生平所歷的時代境遇，纔覺著他的詩，真切有味，在文學上，是佔有重大價值的。

他的性行，靠著新舊唐書中短短的一篇列傳，是難於表現的，還是要從他的作品中去研究。

淺嘗孟郊詩的人，莫不說是窮而益工，或說是詩能窮人，要知道孟郊的窮，決不是詩做窮的，他的詩工，也不靠一個窮字造就，他的窮，是他性行造就成的，他的詩，也是他性行造就成的。

要知道他的性行，須讀他的弔元魯山詩，元魯山，名德秀，字紫芝，沒於天寶十三載，孟郊生於天寶十載，祇有三歲，斷不會作詩去弔他，是他中年居嵩，想慕他的爲人，與自己的性情行誼相似，弔元德秀，卽是自弔，元德秀赴試進士，不忍

離親，每行則自負板輿，與母俱詣長安。孟郊家在南方，去長安遠，每下第，卽懊喪南歸，他索性奉母到嵩山居住，他是經過屢黜不登第，便不再赴試，到四十五歲這年，他母親要他去應試，這纔登第，韓愈爲他作墓誌，說他旣得卽去，正是他登第後，「春風得意馬蹄急，一日看徧長安花」的事實，他上座主呂侍郎的詩云：「慈親誠志就，賤子歸情急。」說得明明白白，淺嘗孟郊詩的人，看見他每下第，皆有懊喪的詩，登第卽有得意的話，以爲他祇是熱心科第的人，可算得不配讀孟郊詩的人了。

元德秀登第後，母卽亡故，孟郊的母，祇比郊前死四年，他是終身爲人子的人，故選官必求近地，他雖是南方人，但是已久居嵩洛，遲遲數年，始又奉母至長安選官，不料得一溧陽尉，遠在南方，迎母道遠，他的不快於心，可以想見，唐書說他在溧陽時，「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他間往坐水旁，徘徊賦詩，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是他在溧陽五年，沒有什麼政績，元

德秀作邢州南和尉，佐治有惠政，以他與元德秀相較，似乎有點愧色，但是他弔元德秀的詩，說治理極爲精微，他絕不是專門賦詩的人，他胸中的抱負，卻也不是賞管曹務，可以表現的。

元德秀不及親在而娶，遂不娶，無子，孟郊連舉三子，皆殤，遂亦無子，元德秀兒子樞樞喪親，無資得乳媪，遂自乳之，數日湮流，孟郊寄義興小女子詩，用元德秀乳姪的事，再三詠歎，恐他的兩弟，亦不曾生有男子，他的弟好酒，他寄義興小女子詩，說是酒弟老更癡，或者他的弟，又不甚友愛，他寄江南弟的詩，說「常師共被教，竟作生離翁。」又有留弟郢不得送之江南詩，墓誌說他死的時候，兩弟皆在江南，不云承繼何人的兒子爲後，這都是他的境遇，不如元德秀處。

元德秀的文章，率情而書，語無雕刻，爲魯山令時，遇著玄宗，歎賞他所作的十篇于歌，以爲賢人之言，孟郊的詩，也是率情而書，如他所作的樂府及傷時擇反等詩，實不曾有一句雕刻，實在是文從字順，卻遇着代宗德宗的時代，這又是

他的境遇，不如元德秀處。

宋吳處厚青箱雜記，說他「賦性褊隘，其詩曰：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天地何嘗礙郊，孟郊自礙耳。」他的詩，表現褊隘的，何止這兩句，如「盡說青雲路，有足皆可至，我馬亦四蹄，出門卽無地。」又如「萬物皆及時，獨余不覺春，失名誰肯訪，得意爭相親。」又如「我願分衆泉，清濁各異渠，我願分衆巢，巢鸞相遠居。」又如「結交遠小人，小人難姑息。」又有灞上輕薄行，傷時擇友諸篇，似乎賦性褊隘四字，下得的當。韓愈贈他的詩，長安交游者云：「長安交游者，貧富各有途，親朋相過時，亦各有以娛，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竽，何能辨榮悴，且欲分賢愚。」江漢詩云，「苟能行忠信，可以居夷蠻。」正是勸他勿過褊隘的意思。但他弔元德秀的詩，說「君子不自蹇，魯山蹇有因。」又云，「天地蹇既甚，魯山道莫伸，天地氣不足，魯山食更貧。」這幾句詩，可以證明他的褊隘，正是他抱守的道，他自己已說得明明白白了。他上張建封的詩，說「願已誠拙訥，干名已蹉跎，獻

辭惟在口，所欲無餘，他乍作支泉石，乍作翳松蘿，一不改方圓，破質爲琢磨，賤子本如此，大賢意如何，豈是無異途，異途難經過。「靜女吟」云，「豔女皆妒色，靜女獨檢蹤，任禮恥任妝，嫁德不嫁容，君子易求聘，小人難自從。」照這些詩看去，他的性情，同他生平的行誼，豈是能徇人而變的，自然是抱道而終的了。

元德秀是儒門的人物，兼信佛教，母死刺血畫像，寫佛經，孟郊晚年，亦崇奉佛教，他自惜詩云：「始驚儒教誤，漸與佛乘親。」送淡公詩云：「何以兀其心，爲君學虛空。」夏日謁智遠禪師詩云：「抖擻塵埃衣，謁師見真宗，何必千萬劫，瞬息去樊籠。」讀經詩云：「垂老抱佛腳，教妻讀黃經，經黃名小品，一紙千明星，曾讀大般若，細感聒響聽，當時把齋中，方寸抱萬靈。」又云：「得善如焚香，去惡如脫醒，安得顏子耳，曾未如此聽。」他雖與最詆佛教的韓愈，交情最密，這一點與他異趣。

元德秀歿後，門人相諡爲文行先生；孟郊歿後，張籍輩諡之爲貞曜先生，皆

爲學者所私諡。他弔元德秀詩云，「惟餘魯山名，未獲旌廉讓。」唐自天寶亂後，未聞表章幽隱有德之士，他爲元德秀抱不平，不料他身後，正是元德秀一個影子。劉昫作唐書，尙拿元德秀列在文苑傳，直到宋祁輩修唐書，纔知道移他到卓行傳內去。孟郊的行誼，反爲他文章所掩，在韓愈傳後作個附庸。其實他的詩，在唐代要算是開荆門戶的。他的行誼，亦是卓行傳中人。

他的詩和他的性行，祇有韓愈算得真能知道，其餘的人，或祇知道他的詩好，或連他的詩都不解道好。韓愈稱贊他的詩，是連着性行說的，如薦士詩云，「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鷲，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橫空盤硬語，安貼力排冪，敷柔肆紆徐，奮猛捲海濤，榮華肖天秀，捷疾逾響報，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媚竈，孟軻分邪正，眸子看瞭眊，杳然粹而清，可以鎮浮躁。」孟生詩云，「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嘗讀古人書，謂言古猶今，作詩三百首，窅默咸池音。」這幾句詩，活描出他的行誼和詩的獨到處。韓愈的文集中，如送孟東野序，僅稱「他高出魏晉

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一尙未道著，到爲他作墓誌時，說是一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劇目銳心，鉤章棘句，指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掇，人皆劫劫，我獨有餘。一這幾句話，可算將他的性行和詩，寫得十分明瞭。

孟郊的朋友，除了韓愈及李觀、張籍、李翱、盧仝、劉義數人外，便是盧殷、劉言史、盧殷詩僅書數首，劉言史詩，則直是追步他的後塵。此外他作詩投贈較多的人，則爲盧虔、陸長源、孟簡、韋應物、李益數人，皆是能詩的人，盧虔、孟簡詩皆不傳於今，陸長源詩，則賴孟東野集附載而存數首，可以置之不議，若韋應物、李益集皆存在，卻無一首和他的詩，他有春日同韋郎中使君送鄒儒立少府扶侍赴雲陽詩，韋蘇州集，亦有此題，不云與他同作，可見他同時的詩家，多不足以知他，祇有韓愈一人，獨具巨眼。到後來僧貫休詩云，「東野子何之，詩人始見詩，清剗霜雪髓，吟動鬼神司，舉世言多媚，無人師此師，因知吾道後，冷淡亦如斯。」千古知

音，如是之難，貫休纔可算得他第二個知己。

孟郊詩，無一字無來歷，卻也無一字蹈習古人，注他的詩，不易尋著古人規造的名詞，引來作他注腳，韓愈說他作詩，「剗目鉤心，鉤章棘句，」不當作雕刻解，是說他能毅獨造，他獨造的本領，雖閒有晦澀的處所，多讀幾回，便能咀嚼他的興味，了解他的意義，實無過於奇異的，他詩中決不使用一個死名詞，決不攙雜一個呆典故，他率情而書的處所，簡直如尋常說話一樣，做這派詩，當推他是一個開山的祖師，比他稍後的白居易，正是他的私淑弟子。

宋人論他的詩，當以黃庭堅山谷所見爲最真確，呂氏童訓，「徐師川問山谷曰，人言東野聯句，大非平日所作，恐是退之有所潤色。山谷云，退之安能潤色東野；若東野潤色退之，卻有此理。」黃庭堅的意思，說他非不能作韓愈那樣的詩，祇是不作。蘇軾讀東野詩云，「我憎孟郊詩，復作孟郊語，」他作詩本來不求人愛，蘇軾下一憎字，固已知道不求人愛的好處，古今作詩的人，總是惟恐人不

叫好，至於不求人愛，纔真算得自己作詩，這句話少有人懂得，蘇軾知之而不能，所以不算第一等詩人。他又說「未足當韓豪」，則所見尙不如黃庭堅了。韓愈醉留東野詩云，「東野不得官，白首誇龍鍾，韓子稍姦黠，自慙青蒿倚長松，低頭拜東野，願得終身如驅蚤，東野不迴頭，有如寸筵撞鉅鐘，吾願身爲雲，東野變爲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別無由逢。」韓愈固已自認爲不如他，且自言我稍姦黠，卽是自認尙有裝點，宋費袞梁谿漫志謂「自六朝詩人以來，古淡之風衰，流爲綺靡，至唐爲尤甚。退之一世豪傑，而亦不能自脫於習俗。東野獨一洗衆陋，其詩高妙簡古，力追漢魏作者，正如倡優雜沓前陳，衆所趨奔，而有大人君子，垂紳正笏，屹然中立，退之所以深嘉屢歎，而謂其不可及也。然亦恨其太過，蓋矯世不得不爾，當時獨李習之見，與退之合，後世不解此意，但見退之獨稱道東野過實，爭先譏誚，東野反爲退之所累，惜乎無有人原其本意者也。」這一段話，說得似乎有理，卻仍然是隔靴搔癢，他說唐代詩人，不脫習俗，獨孟郊能洗衆陋，此話

誠然。但是孟郊詩的好處，不僅脫去六朝習俗，亦非以追摹漢魏爲能，韓愈的服膺他，也不是爲的要抬高他，拿他做個矯世之具。費袞的這番話，倒不如蘇軾的一個憎字，爲有超特的見解。金元好問論詩絕句云，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揚韓抑孟，更爲不知言了。

東野詩集，今傳本大致相同，黃蕘圃百宋一廬所藏北宋蜀本，每葉二十四行，行二十一字，今不可見。湖州陸氏儀顧堂藏汲古閣影宋精本，今歸日本。行款與杭州丁氏誦宋樓所藏明宏治本同，丁氏尙有明嘉靖秦禾刊本，今並歸江南圖書館。涵芬樓四部叢刊所印，借自葉氏，卽明宏治刊本。四庫全書內府藏本，全唐詩本，席刻唐百家詩本，都是一樣。宋宋敏求序，稱一世傳汴吳鏤本五卷，一百二十四篇，周安惠本十卷，三百三十一篇，別本五卷，三百四十篇，蜀人蹇濬用選之贈郊句，纂咸池集二卷，一百八十篇，自餘諸家所雜錄，不爲編秩，家家各異，今總括遺逸，刪除重複，得五百十一篇，今所傳皆出自宋敏求所編刊，故無差別。

宋蘇頌詩云，「孟郊篇什況咸池。」自注云，「唐人題孟郊詩三百篇爲咸池集，取退之詩義。」劉攽詩話，亦云孟有集號咸池，僅三百篇，與宋敏求序不符。據板本的考據，與讀孟郊詩，沒甚關係。今傳本皆有一作某字樣，是宋敏求集刊詩，據各本所校注，本編選錄，遇著一作字樣，擇善而從，不復贅注。

孟東野先生年譜

唐玄宗天寶十載辛卯

東野先生生，先生諱郊，字東野，湖州武康人，新舊唐書皆有傳，韓愈貞曜先生墓志云：「父庭玢娶

裴氏女而選爲崑山縣尉，生先生及二季鄴鄧而卒。」陸長源詩稱先生爲孟十二，則先生於羣從

中所居之行次也。按集中稱從弟郢，又稱從弟楚材，從弟楚客，楚材楚客當俱是郢之字。郢爲同父

弟，不得稱從。或傳寫先生詩者所衍，以二季之名證之，先生父當嘗北居於陝之鄠，南居於楚之郢，

史稱先生爲湖州武康人，按墓誌云：「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唐書孟簡傳，簡

德州平昌人，李翱薦先生於張建封云：「茲有平昌孟郊，正士也。」然則先生先世本平昌人也。又

按史稱先生少隱嵩山，今以集中湖州取解述情失意歸吳因寄東臺劉復侍御諸題證之，則居嵩

當在屢試不第之後。集中又有寄義興小女子詩云：「江南莊宅淺，所固唯疏籬，小女未解行，酒弟

老更癡，又有乙酉歲舍弟扶持歸興義莊居後獨止舍待替人詩，係罷溧陽縣尉時所作，興義當卽



義興，或轉寫先生詩者誤倒，其初卜居洛中，則有初於洛中選一篇，詩云：「塵土日易役，驅馳力無餘，青雲不我與，白首方選書，宦途事非遠，拙者取自疎，終然戀皇邑，誓以結吾廬。」按詩題選下似脫書字，張籍詩亦有「選書知寫未呈人」之句，唐時書皆傳寫，故讀者有選書之要。先生詩意，謂頻年行役已倦，今已老矣。既不獲登第，乃退而選書，洛爲東京，故云皇邑，誓結吾廬，則卜居之謂也。據此，則先生居嵩，已非少年，又按先生交游，嘗以識盧虔爲最早，集中有楚竹吟，盧虔端公見和湘絃怨，當是隨盧虔入湘所作，事在未居嵩以前，集中湘妃怨，一作湘靈祠。楚怨，均非未至其地而作。又有過彭澤望夫石，在武昌北山，見幽明錄。夢澤中行，旅次湘沅詩。其下第東南行詩云：「越風東南清，楚日瀟湘明，試逐伯鸞去，還爲靈均行。」則似家居湖州，作客湘楚，最可異者，集中有吳安西館贈從弟楚客詩云：「蒙籠楊柳館，中有南風生，南風生爲誰，湘客多遠情，孤枕楚江夢，獨帆楚江程。」按吳安之名，見於晉書地理志。「寧浦郡吳安縣。」唐時爲橫州，今廣西鬱林州也。是跡至楚之遠耶，盧虔守復州時，先生有送盧虔端公守復州自商行謁復州盧使君虔，贈魯陵盧使君詩，按唐書地理志，「復州，治竟陵。」今湖北之安陸縣也。京山縣，舊屬安陸府，先生京山行詩，分

嶺詩亦是往復州時所作。惜唐書無盧虔傳，不得稽考其仕宦年月。韓昌黎集僅有與汝州盧郎中薦侯喜狀，知盧郎中即盧虔，其在汝州爲貞元十七年耳。

先生詩題中，又有從叔子雲，從弟寂，從姪僧悟空，又稱姪空。皆無考證。其稱從叔簡，又稱諫議十六叔，

則孟簡也。唐書「孟簡擢進士弟，登宏辭科，累官至倉部員外郎，元和四年，超拜諫議大夫。」先生有舟中喜遇從叔簡別後寄上時從叔初第歸江南郊不從行詩，簡得進士第時所作也。送從叔校

書簡再登科東歸，則簡登宏辭科時所作也。送諫議十六叔至孝義渡後奉寄，則爲元和四年後之

詩矣。韓愈登封縣尉盧殷墓誌，稱「殷與簡郊馮宿好，期相推挽。」一作郊墓誌，則云「先生所與俱

學同姓簡。」蓋皆隱居嵩山時，相勵爲學者。先生有山中送從叔簡詩，又有山中送從叔簡赴舉詩，

蓋久不第，始隱於嵩，不復應舉，惟簡往也。後以母命復出應舉，則一試而得，墓誌所謂「年幾五十，

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也。集中又有稱侍御叔者，疑爲孟叔度，叔度自殿中侍御

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度支營田判官，見韓愈汴州水門記，又有稱監察十五叔，郎中二十二叔者，

則其名無可稽考。

先生所居曰興義莊居，曰清羅幽居，曰立德新居，凡三，二皆在北，惟興義在南，先生既居嵩，義與莊居，則爲二弟所處。在溧陽解官時，其弟迎母回義興，其後先生居北，則仍迎母奉養，墓誌稱「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於關鄉，暴疾卒，買棺以斂，以二人與歸，鄧郢皆在江南。」集中亦有留弟鄧不得送之江南詩，可證也。集中又有靖安寄居詩，是長安寄居之地址，韓愈卒於靖安里第，見其行狀，是靖安乃長安之里名也。

先生娶鄭氏，曾三舉子而不育，韓愈有東野失子詩。「序云，東野連產三子，不數日輒失之，念老無後以悲。」先生有子慶詩，當是初舉子時作，悼幼子詩，杏殤詩，是哭最後所舉之殤子，又有喜符郎詩，有天縱詩，末二句云：「自悲無子嗟，喜妒雙喈喈。」符郎，韓愈子也，王建哭先生詩云：「老松臨死不生枝，東野先生早哭兒，但是洛陽城裏客，家傳一本杏殤詩。」是杏殤詩，當日頗傳誦也。先生集中又有悼亡詩，而墓誌云：「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然則鄭氏爲先生繼妻也。」

天寶十五載丙申，肅宗卽位，改元至德。

先生年六歲，墓誌稱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

至德二年丁酉

乾元元年即至德二年戊戌

上元元年即乾元三年庚子

上元二年辛丑

代宗寶應元年壬寅

廣德元年癸卯

廣德二年甲申

永泰元年乙巳

大曆元年即永泰二年

大曆二年丁未

大曆三年戊申

大曆四年己酉

大曆五年庚戌 先生年二十歲

大曆六年辛亥

大曆七年壬子

大曆八年癸丑

大曆九年甲寅

大曆十年乙卯

大曆十一年丙辰

大曆十二年丁巳

大曆十三年戊午

大曆十四年己未

德宗建中元年庚申 先生年三十歲

先生有歎命詩云，「三十年來命，惟藏一卦中。題詩還問易，問易蒙復蒙。」又有上河陽李大夫詩，按李大夫，李芄也。新唐書李芄傳云，「德宗立，授河陽三城鎮遏使，糧賞善者，必先給士，士悅之。達練事宜，嚴備常若有敵，未幾，拜節度使，與馬燧破田悅洹水上，進圍悅，悅將符璘以騎五百降，芄大開壁門納之。」先生詩云，「上將秉神略，至兵無猛威，三軍當嚴冬，一撫勝重衣。」又云，「蒼鷹獨立時，惡鳥不敢飛。」蓋言芄能得軍心而鎮撫之也。

建中二年辛酉

建中三年壬戌

是年，李希烈朱泚相繼稱亂，德宗出幸奉天，先生有殺氣不在邊詩，又有感懷詩云，「孟冬陰氣交，兩河正屯兵，煙塵相馳突，烽火日夜驚。」又云，「猶聞漢北兒，怙亂謀縱橫，擅搖干戈柄，呼叫豺狼聲，亦此數年中所作，又有上洛州李大夫詩，李大夫，李抱真也。爲昭義節度，領潞澤邢洛磁五州，是時討田悅，進圍魏，聞德宗幸奉天，抱真退屯臨洛，抱真至貞元十年始薨，先生詩，是貞元十年以前所作。

建中四年癸亥

興元元年甲子

貞元元年乙丑

先生有贈轉運陸中丞詩，按陸中丞，陸長源也。是年韓滉以使相，兼江淮轉運使，奏陸長源徵校郎中，兼中丞，充轉運副使，滉於貞元三年薨，則長源之罷爲都官郎中，改萬年縣令，皆在貞元三年以後。先生又有贈萬年陸郎中詩，是貞元三年以後所作也。

貞元二年丙寅

貞元三年丁卯

貞元四年戊辰

張建封鎮徐州，韓愈有孟生詩，勸先生謁張建封於徐，詩末云，「求觀衆丘小，必上泰山岑，求觀衆流細，泌泛滄溟深，子其聽我言，可以當所箴。既獲則思返，無爲久滯淫，卞和試三獻，期子在秋砧。」

韓愈詩意在勸先生出仕，毋以未得第，遂終於隱，故上言「奈何從進士，此路轉軀歎」而未言張

建封爲今之英傑，比以泰山滄海。冀先生得建封之舉而出仕也。先是李翱以書薦先生於張建封。有曰：「郊將爲他人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二者將有一於郊，他日爲執事惜之。」及是韓愈乃有勸往徐州之詩，昌黎集舊注，泥於「奈何從進士」二句，謂爲下第後，薦往徐州之詩，不知先生居嵩後，固久不赴舉。墓誌云：「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韓愈下一始字，頗着重，知居嵩以後，未嘗屢屢赴試，其屢試不第，乃少年時事耳。先生有答韓愈李觀別因獻張徐州詩。蓋是年曾至長安，與韓李相晤。詩云：「富別愁在顏，貧別愁銷骨。」又云：「哀我摧折歸，贈詞縱橫設。」詩意「摧折歸」三字，頂「貧別」而言。非謂試而落第也。果爲試後下第者，則他題如落第，再下第，下第東歸，失意歸吳，下第東南行，皆直書之，此何以不云落第後耶。先生既至徐，有上張徐州詩，又有張徐州席送岑秀才詩，又有南陽公請東樓桃亭子春譚詩，其上張徐州詩，有云：「再來君子傍，始覺精義多。」則尙非第一次見投之詩，或先本與之相識也。

貞元五年己巳

先生有弔盧殷詩。

貞元六年庚午 先生年四十歲

貞元七年辛未

貞元八年壬申

韓愈李觀同登進士第，先生有贈李觀詩，自注云，「觀初登第。」

貞元九年癸酉

貞元十年甲戌

貞元十一年乙亥

是年呂渭知貢舉，先生年四十有五，登進士第，按韓昌黎集注，謂貞元十二年，呂渭知貢舉，先生登

第。全唐詩呂渭集有貞元十一年知貢舉榜閣不能定去留寄詩前主司詩，是則先生登第，確在十

一年也。先生有登科後詩，同年春講詩，擢第後東歸書懷獻座主呂侍郎詩，呂渭，字君載，河中人，貞

元中禮部侍郎，是年陸長源尚在汝州，先生有汝州南潭陪陸中丞燕汝州陸中丞席喜張從事至

同賦十韻夜集汝州郡齋聽陸僧辯彈琴鳴路溪行呈陸中丞詩中有「出阻」句。四詩，皆是年以前所作

也。

貞元十二年丙子

陸長源爲宣武行軍司馬。佐董晉，宣武軍，卽汴州也。韓愈爲汴州觀察推官，先生有送韓愈從軍詩，新卜清羅幽居奉獻陸大夫詩，陸長源答詩，有「去歲登美第，策名在公車。」之句。則是年所作也。先生又有汴州留別韓愈詩，夷門雪贈主人詩，陸長源答詩，自注云，「郊客於汴，將歸，賦夷門雪贈別，長源答此。」則先生在貞元十二三四年中，曾至汴州，與韓愈李翱遠游聯句詩，疑在汴作，詩中有一「楚些待誰弔，賈辭絨恨投。」又云，「貉謠衆猥款，巴語相啾嚙。」似先生將往楚，或自商行謁復州盧虔時也。

貞元十三年丁丑

是年先生有哭李觀詩，按李觀登第，在貞元八年，韓愈作墓誌云，「年二十四舉進士，」「年二十九客死京師，」是爲貞元十三年也。昌黎集注，載今石刻其後題云，十一年十二月建，豈至元和十一年招立碑耶。

貞元十四年戊寅

鄭餘慶爲宰相。

貞元十五年己卯

董晉薨，陸長源爲宣武軍節度使。軍變，長源死於難，先生有亂離詩，弔陸長源也。韓愈從董晉喪出，得免，張建封以爲徐州節度推官。韓愈此日足可惜，贈張籍詩云：「東野窺禹穴，一則是年先生赴越，有汴州離亂後憶韓愈李翱詩，越州山水詩，越州皇甫秀才山亭詩，鄭餘慶貶彬州司馬。」

貞元十六年庚辰 先生年五十歲

韓愈有與先生書云，「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按先生有抒情因上郎中二十二叔監察十五叔兼呈李益端公柳縝評事詩。道其志甚詳，韓愈書所言，乃真知先生者也。先生詩云，「遊邊風沙意，夢楚波濤魂，一日引別袂，九迴沾淚痕，自悲何以然，在禮闕晨昏，名利時轉甚，是非宵亦喧，浮情少定主，百慮隨世翻，舉此胸臆恨，幸從賢哲論。」詩中言遊

邊，蓋曾往朔方也。朔方，唐屬夏州，今甘肅寧夏府也。先生有邀花伴詩，自注云：「時在朔方。」又有邊城吟，詩云：「西城近日天，俗裏氣候偏，行子獨自渴，主人仍賣泉，燒峯碧雲外，牧馬青坡巔，何處鶻突夢，歸思寄仰眠。」夢楚言昔年而入湘也。先生一生以奉母爲念，求祿所以養母，而每以迫於衣食，離親遠遊，故自悲其不克晨昏定省，而又不欲投身於當世混濁之中，以致窮厄。詩意甚明，韓愈又言去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謂張建封也。哀其窮，居吾於符離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言被辟爲推官也。默默在此，行一年矣。按是年秋，韓愈亦離徐還京師，爲國子四門博士，張建封薨，徐州軍亂。

貞元十七年辛巳

先生選爲溧陽縣尉，有遊子吟，自注云：「迎母溧上作，」自是在溧陽首尾凡五年，新唐書「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間往坐水旁，徘徊賦詩，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令代之，分其半奉。」韓愈有送東野序，末云：「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吾故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以是證之，先生固不樂爲尉於南，其在溧陽，與陶淵明之爲彭澤令，無所作爲，其懷抱殆無以

異也。先生有同溧陽宰送孫秀才詩，溧陽唐興寺觀蓋薇花同諸公餞陳明府詩，溧陽秋霽詩，皆此五年中所作。

貞元十八年壬午

貞元十九年癸未

韓愈貶連州山陽令，先生有連州吟。

貞元二十年甲申

順宗永貞元年乙酉

先生去溧陽尉，有乙酉歲舍弟扶持歸義興莊居後獨止舍待替人詩。韓愈移江陵法曹參軍，鄭餘慶自貶所召還。

憲宗元和元年丙戌

鄭餘慶復爲相，韓愈爲國子博士，先生至京師，有會合聯句詩，城南聯句詩，秋雨聯句詩，征蜀聯句詩，同宿聯句詩。其雨中聯句，鬪雞聯句，疑亦是年所作。惟莎棚聯句，在河南時所作。遠遊聯句，疑在

泚作。其有所思遺興贈劍客李園三聯句詩，則不能證其何時何地也。

元和二年丁亥

韓愈分教東都生，鄭餘慶拜河南尹，韓愈有薦士詩，薦先生於鄭餘慶，詩云：「酸寒溧陽尉，五十幾何老。」先生是年五十有七，蓋舉其作尉之年也。鄭公因奏先生爲水陸轉運從事，試協律郎，先生有立德新居詩，自注云：「末二章，冬至日，鄭相至門，以屬意在焉。」卽墓誌所云：「鄭公親拜其母於門內，」是也。韓愈喜侯喜至贈張籍張徹詩中，有「孟生去雖索」句，蓋先生是年冬，已赴河南矣。先生又有寒地百姓吟，自注云：「爲鄭相作，其年居河南，畿內百姓，大蒙矜卹，」當是元和三四年所作。

元和三年戊子

鄭餘慶兼東都留守，先生在元和三年四年中，曾至濟源有濟源春濟源寒食遊枋口與王二十一員外涯游枋口柳溪諸詩。按唐書王涯傳，涯於元和三年，守都官員外郎，再貶虢州司馬，五年，入爲吏部員外，七年，改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九年八月正拜舍人，先生詩題，稱王員外，必王涯貶虢州司

馬時所作，至元和五年，則王涯復入京師，先生亦有母憂矣。

元和四年己丑

韓愈守東都省，先生有送諫議十六叔至孝義渡後奉寄詩。按唐書孟簡傳，簡於元和四年拜諫議大夫，旋以直言出刺常州。故詩云：「江吏捧紫泥，海旗翦紅蕉，分明太守禮，跨臨毗陵橋。」

元和五年庚寅 先生年六十歲

韓愈爲河南縣令，先生有哭盧殷詩，是年居母裴氏喪。

元和六年辛卯

昌黎集注，以醉留東野詩爲元和六年所作，按詩云：「東野不得官，白首誇龍鍾。」先生是年尙居母憂，寧有醉留而又歎其不得官之理，當是元和七八年所作也。

元和七年壬辰

韓愈復爲國子博士，先生有教坊兒歌詩云：「六十孤老人，前一年尙居憂，必是年作也。詩又云，「去年西京寺，衆伶集講筵，能嘶竹枝枝，供養繻床禪。」是時憲宗好佛，舊唐書本紀載元和六年，

勅孟簡劉伯芻蕭俛等於豐泉寺，翻譯大乘本生心地觀音經。

元和八年癸巳

先生有壽安西渡奉別鄭相公詩云：「東都清風滅，君子西歸朝，獨抱歲暮恨，泗吟不成謠。」蓋是年冬，鄭餘慶入朝，明年，遂有山南之命也。是年三月，韓愈改比部郎中，先生有贈韓郎中愈詩。

元和九年甲午

鄭餘慶為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先生有送鄭僕射出節山南詩，題亦作酬鄭興元僕射招。唐書地理

志，山南西道節度使，治興元府，故亦稱興元尹，今陝西之漢中也。鄭公奏先生為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先生挈妻，行次於闕鄉，暴疾

卒，年六十四，張籍等證之為貞曜先生，葬洛陽東，韓愈作墓銘。

目次

導言	一一一	巫山曲	四
年譜	一一七	車遙遙	五
滯上輕薄行	一	征婦怨	五
送遠吟	一	閑怨	六
古薄命妾	二	游俠行	六
雜怨	二	嬋娟篇	六
游子吟	三	清東曲	七
怨詩	三	織婦辭	七
結愛	三	勸善吟	八
出門行	三	傷時	九
		偶作	九

長安早春

一〇

北郭貧居

一一

亂離

一〇

生生亭

一一

聞砧

一一

贈黔府王中丞楚

一一

自歎

一一

上達奚舍人

一一

離思

一一

贈韓郎中愈

一二

擇友

一一

戲贈無本

一二

老恨

一一

寄張籍

一二

秋夕貧居述懷

一一

寄義興小女子

一二

秋懷

一四

憶江南弟

二九

游終南山

一八

送李翱習之

三〇

越中山水

一八

溧陽唐興寺觀薔薇花同諸公餞陳明府

三〇

看花

一九

送淡公

三一

濟源寒食

二〇

和薔薇花歌

三五

邀人賞薔薇

三六

答友人贈炭

三七

蜘蛛諷

三六

弔國殤

三七

蚊

三六

弔比干墓

三八

燭蛾

三七

弔元魯山

三八

孟郊詩

灞上輕薄行

長安①無緩步，況值天景暮。相逢灞澆間，②親戚不相顧。自歎方拙身，忽隨輕薄倫。④常恐失所避，化爲車轍塵。此中生白髮，疾走亦未歇。⑤

①晉張華梁何遜陳張正見皆有輕薄篇。

②舊唐書地理志：「京師，秦之咸陽，漢之長安也。」即

今陝西長安縣。

③灞水在咸寧縣東，源出藍田縣谷中，澆水在咸寧縣東南，源出藍田縣西南谷

中。④倫，類也，猶言輩也。⑤言雖如此急趕，壽命亦速盡，譏奔競也。

送遠吟

河水昏復晨，河邊相送頻。離杯有淚飲，別柳無枝春。一笑忽然斂，①萬愁俄已新。②東波與西日，③不惜遠行人。

①此題自郊創始。

②斂，收也。

③俄，頃刻也。

④東流之波，西下之日。

古薄命妾①

不惜十指絃，爲君千萬彈。常恐新聲至，坐使故聲殘。棄置今日悲，卽是昨日歡。將新變故易，持故爲新難。青山有蘼蕪，②淚葉長不乾。空令後代人，採掇幽思攢。③

①魏曹植有妾薄命，梁簡文帝劉孝威輩，皆踵爲之。②古詩，「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③

攢，聚也。

雜怨①

憶人莫至悲，至悲空自衰。寄人莫剪衣，剪衣未必歸。朝爲雙蒂花，莫爲四散飛。花落還遶樹，遊子不顧期。

天桃花清晨，遊女紅粉新。天桃花薄暮，遊女紅粉故。樹有百年花，人無一定顏。花送人老盡，人悲花自閑。

貧女鏡不明，寒花日少容。暗蛩②有虛織，短線無長縫。浪水不可照，狂夫不可從。浪水多散影，狂夫多異蹤。持此一生薄，空成萬恨濃。

○唐聶夷中有雜怨，在郊之前。○埤雅「蟋蟀隨陰迎陽，一名吟蛩。」

遊子吟○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此題自郊叟始，郊自注「迎母溧上作。」

怨詩○

試妾與君淚，兩處滴池水。看取芙蓉花，今年爲誰死。

○魏阮瑀晉陶潛梁簡文帝劉孝威陳張正見江總皆有怨詩。

結愛○

心心復心心，結愛務在深。一度欲離別，千迴結衣襟。結妾獨守志，結君早歸意。始知結衣裳，不如結心腸。坐結行亦結，結盡百年月。

○此題自郊叟始。

出門行○

海風蕭蕭天雨霜，窮愁獨坐夜何長。驅車舊憶太行險，^①始知遊子悲故鄉。美人
^②相思隔天闕，長望雲端不可越。手持琅玕欲有贈，^③愛而不見心斷絕。南山峩
峩白石爛，碧海之波浩漫漫。參辰^④出沒不相待，我欲橫天無羽翰。^⑤

○魏阮瑀有駕出北郭門行，晉陸機有駕言出北門行，皆繼漢驅車上東門行而作也。出門行，亦其
遺意，元稹亦有此題。○太行山，在今山西省，戰國策「驥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附潰，

漉汁溜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棘而不能上。」○詩，「云誰之思，西方美人。」王逸離騷序

「離騷之文，依詩取興，靈脩美人，以媲於君。」美人，賢者之稱。○張衡詩，「美人贈我青琅玕，何

以報之雙玉盤。」○蘇武詩，「昔爲鴛鴦，今爲參辰。」揚子法言「吾不觀參辰之相比

也。」參辰，星名。○此詩言君門九重，不可得見，雖欲盡其忠悃，無由得達，南山之石可爛，碧波之

波無盡，參辰出沒，永不相見，驅車出門，徒有太行之險，而身無神天之翼也。

巫山曲^①

巴江上峽重復重，陽臺碧峭十二峯。荆王^②獵時逢暮雨，夜臥高丘夢神女。輕江

流煙溼豔姿，行雲飛去明星稀。目極魂斷望不見，猿啼三聲淚滴衣。

○漢鏡歌有巫山高，郊別有巫山高詩，此題巫山曲，自郊始。巫山，在今四川省巫山縣。

○詩「奮

伐荆楚，」楚國在荊州，古稱荆楚，故楚王亦稱荆王。

○宋玉有高唐賦神女賦。

車遙遙○

路喜到江盡，江上又通舟。舟車兩無阻，何處不得遊。丈夫四方志，女子安可留。郎自別日言，無令生遠愁。旅雁忽叫月，斷猿寒啼秋。此夕夢君夢，君在百城樓。○寄淚無因波，寄恨無因輶，○願為馭者手，與郎回馬頭。

○梁車教有車遙遙。

○三國志魏志公孫瓚傳「瓚曰，兵法，百樓不攻。」

○輶，車輶也。

征婦怨○

良人昨日去，明月又不圓。別時各有淚，零落青樓○前。君淚濡羅巾，妾淚滿路塵。羅巾長在手，今得隨妾身。路塵如得風，得上君車輪。

○此題自郊始。

○曹植美女篇，「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晉書麴允傳「允，金城人也，與

游氏世爲豪族。西州爲之語曰：麴與游，牛羊不數頭，南開朱門，北望青樓。古用青樓，非以爲倡家也。今人誤爲倡家所居名詞。

閑怨

妾恨比斑竹，下盤煩冤根。有筍未出土，中已含淚痕。

○此題自郊始。

○虞舜南巡不返，二妃哭之，淚染竹盡斑，謂之斑竹。

○煩冤，鬱積之冤也。

游俠行

壯士性剛決，火中見石裂，殺人不回頭，輕生如暫別。豈知眼有淚，肯自頭上髮。半生無恩酬，劍閑一百月。

○樂府詩集云：「魏志楊阿若少游俠，常以報仇解怨爲事，故時人爲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

市相斫楊阿若，後世遂有游俠曲。」晉張華有游俠篇，梁王筠有俠客篇。

嬋娟篇

花嬋娟，泛春泉，竹嬋娟，籠曉煙，妓嬋娟，不長妍，月嬋娟，真可憐。夜半姮娥朝太一，

①人間本自無靈匹。②漢宮承寵不多時，飛燕婕妤好相妒嫉。

③此題自郊叟始。

④太一，星名，天之尊神。

⑤謝惠連詠牛女詩，「雲漢有靈匹，彌年闕相從。」

匹，配也。

清東曲 ①

櫻桃花參差，香雨紅霏霏，含笑競攀折，美人溼羅衣。采采清東曲，明眸豔珪玉，青巾編上郎，②上下看不足。③

①此題自郊叟始，清東，當是地名。

②廣韻編，吳船。

③原集此句下，尙有「南陽公首詞，編入新

樂錄」二句，按此必係郊自注，非詩也。南陽公者，張正封也。郊別有在徐州所作南陽公請東櫻桃亭子春讌詩，此詩首句云，櫻桃花參差，正是其地。韓昌黎集，亦稱張建封爲南陽公，云首詞者，必是張建封先有清東曲，云編入新樂錄者，言張建封所作，已編在當時新樂錄也。新樂錄，如古今樂錄之類，乃是書名。

織婦辭 ①

夫是田中郎，妾是田中女。當時嫁得君，為君秉機杼。筋力日已疲，不息窗下機。如何織紈素，自著藍縷衣。官家勝村路，更索栽桑樹。

○此題自郊始。○左傳「篳路藍縷以啓山林」字林「南楚人貧，衣被醜敝，謂之藍縷。」

○官家，謂帝王家也。湘山野錄「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曰官家。」○言民間種桑養蠶，所

出之絲，尚不足以供官家之用也。

勸善吟

瘦郭有志氣，相衰老龍鍾。勸我少吟詩，俗窄難爾容。一口百味別，況在醉會中。四座正當喧，片言何由通。顧余昧時調，居止多疏慵。見書眼始開，聞樂耳不聰。視聽互相隔，一身且莫同。天疾難自醫，詩癖將何攻。見君如見書，語善千萬重。自悲咄咄感，變作煩惱翁。煩惱不可欺，古劍澀亦雄。知君方少年，少年懷古風。藏書拄屋脊，不惜與凡聾。我願拜少年，師之學崇崇。從他笑為矯，矯善亦可宗。

○此題自郊始。郊自注「醉會中贈郭行餘。」按郭行餘新舊唐書皆有傳，元和時進士，與李訓

善，後死於甘露之變。○廣韻「龍鍾，竹名，年老者如竹，枝葉搖曳，不自禁持。」○時調，猶俗調

也。④咄咄，驚怪聲也，晉書殷浩傳，「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按明弘治本以上歸入樂府

傷時

常聞貧賤士之常，嗟爾富者莫相笑，男兒得路即榮名，邂逅失途成不調。○古人
結交而重義，今人結交而重利。勸人一種種桃李，種亦直須徧天地。一生不愛囑
人事，囑即直須為生死。我亦不羨季倫○富。我亦不笑原憲○貧。有財有勢即相
識，無財無勢同路人。因知世事皆如此，卻向東溪臥白雲。

○不調，官不遷也。漢書張安世傳「有郎功高不調。」○晉石崇，字季倫。○原憲，孔子弟子。

偶作

利劍不可近，美人不可親，利劍近傷手，美人近傷身。道險不在廣，十步能摧○輪。
情愛不在多，一日能傷神。

○摧折也。

長安早春

旭日朱樓光，東風不驚塵。公子醉未起，美人爭探春。探春不爲桑，探春不爲麥，日出西園，祇望花柳色。乃知田家春，不入五侯宅。○

○漢書元后傳「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爲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亂離

天下無義劍，中原多瘡痍。哀哀陸大夫，○正直神反欺。子路已成血，○嵇康今尙嗤，○爲君每一慟，如多在四肢。折羽不復飛，逝水不復歸。直松摧高柯，弱蔓將何依。朝爲春日歡，夕爲秋日悲。淚下無尺寸，紛紛天雨絲。積怨成疾疹，積恨成狂癡。怨草豈有邊，恨水豈有涯。怨恨馳我心，茫茫日何之。

○唐書陸長源，吳人，字泳祖，董晉爲宣武節度，帝恐晉儒懦，詔拜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司馬，以佐晉。

政皆出司馬，初欲峻法繩驕兵，爲晉所持，不克行，而判官楊凝孟叔度等，又苛細，晉卒，長源總留後事，纔八日，軍亂，殺長源及叔度等，食其肉，放兵大掠，死之日，有詔拜節度，遠近嗟悵，長源廉潔正直，郊輿之交稱最厚，宣武軍節度使，治汴州，管汴宋毫穎四縣。○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黃贖與孔悝作亂，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晉書，嵇康，字叔夜，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遊。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康後爲鍾會所害，戮死。

聞砧

杜鵑聲不哀，斷猿啼不切，月下誰家砧，一聲腸一絕。杵聲不爲客，客聞髮自白。杵聲不爲衣，欲令游子歸。

自歎

愁與髮相形，一愁白數莖，有髮能幾多，禁○愁日日生。古若不置兵，天下無戰爭，古若不置名，道路無欹傾。○太行聳巍峩，○是天產不平，黃河奔濁浪，是天生不清。四蹄日日多，雙輪日日成，二物不在天，安能免營營。

①禁，力所勝也，漢書減宣傳「猶勿能禁。」 ②此詩當是德宗建中時所作，是時盧杞為相，傾陷

善類，田悅朱滔王武俊相結，李希烈朱泚相繼稱亂，李懷光旋亦叛變，故詩云云。 ③巍，高貌。

離思

不寐亦不語，片月秋梢舉。孤鴻憶霜羣，獨鶴叫雲侶。怨彼浮花心，飄飄無定所。高張繫綽①帆，遠過梅根渚。迴織②別離字，機聲有酸楚。

①爾雅釋木，綽，綽也。孫炎曰，綽，大索也。李巡曰，綽，竹為索，所以維舟者。 ②晉書列女傳，竇滔妻蘇

蕙，織錦為迴文旋圖詩。

擇友

獸中有人性，形異遭人隔。人中有獸心，幾人能真識。古人形似獸，皆有大聖①德。今人表似人，獸心安可測。雖笑未必和，雖哭未必戚。面結口頭交，肚裏生荆棘。好人常直道，不順世間逆。惡人巧諂多，非義苟且得。若是倣②真人，堅心如鐵石。不諂亦不欺，不奢亦不溺。③面無恚色④容，心無詐憂惕。君子大道人，朝夕恆的的。

○如孝經緯援神契稱「神農宏身而牛頭，禹虎鼻」之類，是也。○倣法也，言效法至誠無偽之人。○奢侈也，溺沈而不反也，言無過情也。○悽鄙也，慳也。○的的，光明也。

老恨

無子抄文字，老吟多飄零。有時吐○向牀，枕席不解聽。鬪蟻○甚微細，病聞亦清冷。○小大不自識，自然天性靈。○

○吐，出也，漢書劉向傳：「發明詔，吐德音。」○晉書殷仲堪傳：仲堪父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

之牛鬪。○宋玉風賦：「清清冷冷，愈病析醒。」○按郊老年無子，此詩蓋病牀所作也。詩意謂

無人爲之抄詩，所吟多易散失，徒吟與枕席聽，枕席無知，不之解也。蟻鬪聲甚微，清冷之風，則聲甚大，大人生要須不識小大，然後乃能保其天真，而性地反靈明矣，此病牀上所得之玄理也。

秋夕貧居述懷

臥冷無遠夢，聽秋酸別情。高枝低枝風，千葉萬葉聲。淺井不供飲，瘦田長廢耕。今

交非古交，貧語聞皆輕。

秋懷

孤骨夜難臥，吟蟲相唧唧。○老泣無涕洟，秋露爲滴瀝。去壯暫如翦，來衰紛似織，觸緒無新心，叢悲○有餘憶。詎忍逐南帆，江山踐往昔。○

○木蘭詩「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叢，聚也。○此秋懷詩，乃郊老年居嵩所作。末二句，

思及往昔吳楚之行役也。

秋月顏色冰，○老客志氣單。冷露滴夢破，峭風梳骨寒。席上印病文，腸中轉愁盤。疑懷無所憑，虛聽多無端。○梧桐枯崢嶸，聲響如哀彈。

○冰，原注讀去聲。○言虛寂之間，耳聞聲響，來無端倪，心中疑畏，無所憑依也。

竹風相戛○語，幽閨暗中聞，鬼神滿衰聽，恍惚難自分。○商○葉墮乾雨，秋衣臥單雲，病骨可刺○物，酸呻亦成文。○瘦攢如此枯，壯落隨西曛。○裏裏○一線命，徒言繫網縊。○

①書「夏擊鳴球」夏，擊之也，猶車之踐轆成聲。②衰年之耳，聽之不聰，恍惚有鬼神來告，而其

語不能辨也。③宮商角徵羽爲五音，秋爲商。④割，截也。⑤言病骨可以截物，故酸呻亦成文

章，韓愈貞曜先生墓誌，所謂「刺目銳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搯擢胃腎」言其鋒刻入骨，下言

「神施鬼設，問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興世抹撥，人皆劫劫，我獨有餘」則所謂自然成文矣。

⑥比之於竹，攢聚而枯瘦，其壯茂之貌，隨西頽之日，以隕落矣。⑦鮑令暉詩，「囊囊臨窗竹」

⑧易繫辭「天地絪縕」言如絲之命，徒謂繫於造化也。

老骨懼秋月，秋月刀劍棱。纖輝不可干，冷魂坐自凝。羈雌巢空鏡，仙鷗蕩遊冰，
驚步恐自翻，病大不敢凌。①單牀寤皎皎，瘦骨心兢兢。洗河不見水，透濁爲清②
澄。詩壯昔空說，詩衰今何憑。

①言秋月之寒光，有如刀劍之鋒棱，不可干犯，老人坐月下，魂魄如凝定也。②寫寒冷空明境界，

如羈雌之鳥，巢於空鏡之中，仙風颺急，蕩乎浮冰之上，病夫不敢凌駕，恐驚而翻跌也。③月影入

潭濁之河，而不傷其澄明也。

老病多異慮，朝夕非一心。商蟲①哭衰運，絲響不可尋。秋草瘦如髮，貞芳綴疏金。晚鮮詎幾時，馳景還易陰。弱習徒自恥，莫知欲何任。②露才一見讒，潛智早已③深。防深不防露，此意古所箴。④

①如前云商葉也。

②言弱歲所習學，將以見用於世，而終不可得，思之自愧，既然命運如此，莫知

當日學之，意欲何爲。

③言曾一自露其才，而即遭讒忌，於是深藏其智，而不敢復露也。

④言外

露不失天真，深藏非古道所許。

歲暮景氣乾，秋風兵甲聲。織織勞無衣，①嚶嚶徒自鳴。②商聲聳中夜，蹇支廢前行。③青髮如秋園，一翦不復生。少年如餓花，瞥見不復明。④君子山嶽定，小人絲毫爭，多爭多無壽，天道戒其盈。

①織織，促織之鳴聲也。詩爾風七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②詩召南草蟲，「嚶嚶草蟲，」嚶

嚶，聲也。

③言老人行步艱蹇，而強支前行，終卻步也。

④言黑髮在老人頭上，猶如秋日之園地，

青青者，一翦遂不復生，回思少年景象，至此時乃如不得雨露長養之花，瞥然一現，遂歸憔悴。

老人朝夕異，死生每日中。坐隨一啜安，臥與萬景空。視短不到門，聽澀詎逐風。還如刻削形，免有纖悉聰。浪浪謝初始，皎皎幸歸終。孤隔文章友，親密蒿萊翁。歲綠閱以黃，秋節迸又窮。四時既相迫，萬慮自然叢。南逸浩淼際，北貧磽确中。曩懷沈遙江，衰思結秋嵩。鋤食難滿腹，葉衣多醜躬。塵縷不自整，古吟將誰通。幽竹嘯鬼神，楚鐵生虬龍。志士多異感，運鬱由邪衷。常思書破衣，至死教初童。習樂莫習聲，習聲多頑聲。明明胸中言，願寫爲高崇。

○啜，茹也，禮記檀弓「啜菽飲水」言食貧而安，視萬事皆空也。○言形如刻削之偶象，耳目視

聽，無纖悉之聰，轉得心安也。○屈原離騷「哀余襟之浪浪」涕淚下也，言吾之終，幸得皎皎然

還吾之始，念之感而涕下也。○言與韓愈輩睽隔，而與田舍翁相親也。○閱，傷念也，迸，逸走

也。○浩淼，江湖水寬闊貌，磽确，土地瘠薄多石，不耐耕種也。言南還故鄉，則困於多水，北居嵩洛，

則但有石田，往昔頗思效屈原之抱忠沈江，及此惟有衰老之思，與秋嵩相鬱結。○言鋤而食

則不飽，補而衣則益陋。○言萬事如塵縷，任其散漫，不欲自整也。○史記范雎傳「秦昭王曰，

「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竊。」
①舉幽竹之鳴嘯，感通鬼神，利劍之飛動，化爲虬龍，以比志士之生異感，皆由命運之厄，抑鬱而起不平之衷也。衷，方寸所蘊也。
②言以是之故，常思伏案寫書，至衣袖皆破，終其身爲蒙童師也。
③言六藝須習樂，然習樂切勿習至深通聲音之理，果深通於心者，必反致不樂，而世且頑翳無知管之人也。

遊終南山①

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峯夜留景，②深谷晝未明。山中人自正，路險心亦平。
③長風驅松柏，聲拂萬壑清。到此悔讀書，朝朝近浮名。

①在長安之南。
②郊自注，太白峯西，黃昏後見餘日。
③言山中之人，自然正直，雖居此路險之地，而其心自平。

越中山水

日覺耳目勝，我來山水州。蓬瀛若髣髴，田野如泛浮。碧嶂幾千遶，清泉萬餘流。莫窮合沓步，①孰盡派別遊。②越水淨難污，③越天陰易收。④氣鮮無隱物，目視遠

更周。⑤舉俗媚蔥蒨，連冬擷芳柔。菱湖有餘翠，茗圃無荒疇。⑥賞異忽已遠，探奇誠淹留。永言終南邑，去矣銷人憂。⑦

○沓重也，合也，言莫能窮其山之合沓也。

○言水之分流，支派歧出，莫能盡也。

○汚，讀去聲，言

清而不能汚以濁也。

④言山多而明淨。

⑤明淨則氣鮮，無物不顯，舉目遠望，更能周徧，猶杜子

美詩所謂「上方重閣晚，萬里見秋毫」也。

⑥言土俗勤於耕種，田野之間，冬令色猶蔥蒨，菱湖

之餘翠未盡，茶園隙地，皆有他植物也。

⑦辭去長安塵土之地，可以銷人憂思也。

看花

家家有芍藥，不妨至溫柔。溫柔一同女，紅笑笑不休。月娥雙雙下，楚豔①枝枝浮。洞裏逢仙人，綽約②清宵遊。

○謝靈運詩「楚豔起行威，吳趨絕歸歡」。

○莊子「綽約若處子」，揚雄反離騷「閨中容競

綽約兮」，或作綽約，或作淖約，卽綽約也。

芍藥誰爲媚，人人不敢來。唯應待詩老，①日日殷勤開。玉立無氣力，春癡且徘徊。

將何謝青春，痛飲一百杯。

○郊自謂也。秋懷詩云：「詩老失古心，至今寒皚皚。」亦自謂也。

芍藥吹欲盡，無奈曉風何。餘花欲待誰，唯待諫郎過。○諫郎不事俗，黃金買高歌，
高歌夜更清，花意晚更多。飲之不見底，醉倒深紅波。紅波蕩諫心，諫心終無他。○

○諫郎，猶省郎臺郎之稱也。此詩題闕與何人同看，未詳諫郎何指。○原集花意晚更多下注，一

本連下飲之不見底四句作一首，甚是。今從之。

濟源寒食○

風巢嫋嫋○春鷓鴣，無子老人仰面嗟。柳弓葦箭覷不見，○高紅遠綠勞相遮。

○長弱貌，屈原九歌「嫋嫋兮秋風」。○禮記「國君世子生，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射天地四

方。」詩意見巢顛之雛鷓，而感及己之老而無子，故借柳弓葦箭，以比弧矢，且即借以寫景。

一日踏春一百回，朝朝沒腳○走芳埃。飢童餓馬埽花餵，向晚飲溪三兩杯。

○言芳埃沒過腳也。

枋口○花間掣手歸○嵩陽爲我留紅暉可憐躑躅○千萬尺柱地柱天疑欲飛。

○水經注「淇水又南歷枋堰舊淇水口東至黎陽入河漢建安九年魏武王於水口下大枋木以

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故時人號其處爲枋頭」按枋口卽枋頭也在今河南濬縣西南。

○唐書地理志「河南府登封本嵩陽神龍元年曰嵩陽二年復曰登封按郊隱居於嵩陽此是歸

途經枋口所作言歸至嵩陽春尙未了也。○古今注「羊躑躅花黃羊食之則死見之則躑躅分

散故名。」本草「山躑躅高三四尺花紅如血」按今皆呼爲杜鵑詩云千萬尺云柱地柱天形容

其多也。

北郭貧居

進乏廣莫○力退爲蒙籠○居三年失意歸四向相識疏地僻草木壯荒條扶我

廬夜貧燈燭絕明月照吾書欲識貞靜操秋蟬飲清虛。

○廣莫大也莊子「廣莫之野。」○蒙籠草樹茂盛貌。

生生亭○

灘閣不妨語，^①跨溪仍置亭。置亭蟠嶠頭，^②開窗納遙青。遙青新畫出，三十六扇屏，^③裏裏立平地，^④棱棱浮高冥。^⑤一日數開屏，仙閃目不停。^⑥徒誇遠方岫，曷若中峯靈，^⑦拔意千餘丈，浩言永堪銘。^⑧浩言無媿同，媿同忍醜醒，^⑨致之未有力，力在君子聽。^⑩

①盧仝有孟夫子生生亭賦云：「夫子何之兮，面逐雲沒兮南行。」是在郊為溧陽尉時所作，郊自溧陽歸，即不復南行，以此推之，亭當在青蘿幽居之內，蓋青蘿幽居，為登科後一年所卜居也。②言灘聲雖鬧，不妨礙語聲也。③杜甫赴奉先縣詩：「凌晨過驪山，御床在蟠嶠。」蟠嶠，山高貌。

④梁武帝與陶弘景論書書：「棱棱凜凜，常有生氣。」後漢書蔡邕傳：「沈精重淵，抗志高冥。」詩意言高山如屏，俊而有骨，裏裏然而秀出平地，棱棱然而上浮天空，即以自喻其立身也。⑤言開屏而望其狀，仙乎閃鑠其目而睛不定也。⑥言中峯之高，使我之意，拔起千丈，浩然之言，永可為我之箴銘。⑦言欲求世悅，其言莫如從同，若以苟同為媿，則須忍為衆所謂醜，衆醉而我獨醒也。且吾意雖高，欲致身以事君，未有其力，力在君子之聽納也。

贈黔府王中丞楚

舊說天下山，半在黔中青。又聞天下泉，半落黔中鳴。山水千萬遠，中有君子行。儒風一以扇，汙俗心皆平。我願中國春，化從異方生。昔為陰草毒，今為陽華英。嘉實綴綠蔓，涼湍瀉清聲。逍遙物景勝，視聽空曠并。困驥猶在轅，沈珠尚隱精。路遐莫及晒，泥汙日已盈。歲晏將何從，落葉甘自輕。

○唐書地理志，「黔州黔中郡，本黔安郡，天寶元年更名。」按即今貴州普定縣。○李益亦有與

王楚同登青龍寺上方詩。○書胤征「舊染汙俗，咸興維新。」晉雖久染汙俗，得儒者治之，化其

惡心，易自新也。○續博物志「大陰之草，名鉤吻，食之立死。」○隋食舉歌詞，陽華之菜，雕陵

栗，山海經，陽華之山，其陽多金玉，其陰多青雉黃。○詩生民「誕降嘉種。」草木結子謂之實，嘉

實，猶言嘉種也。○湍，水疾流也。○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驥駕車吳坂，遲延負轅而

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長鳴，知伯樂知己也。」○莊子「沈珠於淵，」隱精，言精彩尚隱而未現也。

上達奚舍人

北山少日月，草木苦風霜。貧士在重坎，^①食梅有酸腸。萬俗皆走圓，一身獨學方。常恐衆毀至，春葉成秋黃。大賢秉高鑒，^②公燭無私光。^③暗室曉未及，幽行淚空行。^④

①復姓，周書有達奚武，唐書職官志，有中書舍人，太子中舍人，太子舍人，起居舍人，通事舍人，太子通事舍人，按此達奚舍人，名字無考。
 ②易習坎，豕曰重險也。
 ③宋書南郡王義宣傳：「丹心微款，未亮於高鑒。」
 ④言至公之燭照，不及私也。
 ⑤言自居於暗室，尙未見朝日，在幽隱處行走，以此自哀，涕泗空成行也。

贈韓郎中愈^①

何以定交契，贈君高山石。^②何以保貞堅，贈君青松色。貧居過此外，無可相彩飾。聞君碩鼠詩，^③吟之淚空滴。

①元和八年三月，韓愈由國子博士改比部郎中。
 ②詩小雅鶴鳴：「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③詩魏風碩鼠，刺重斂也。

碩鼠既穿墉①。又嚙機上絲。穿墉有閑土。嚙絲無餘衣。朝吟枯桑柘②。暮泣空杼機。豈是無巧妙。絲斷將何施。衆人尙肥華。志士多飢羸。願君保此節。天意當察微。

①詩召南行露「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

②蔡邕詩「枯桑知天風。」

戲贈無本①

長安秋聲乾。木葉相號悲。瘦僧臥冰凌。嘲詠含金痍。②金痍非戰痕。峭病③方在茲。詩骨聳東野。詩濤湧退之。有時踉蹌④。行人驚鶴阿⑤。師。可惜李杜⑥。死。不見此狂癡。

①賈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爲浮屠。名無本。

②後漢書班超傳「一身被金痍。不避死亡。」

③言其

性峭絕爲病也。④踉蹌。同踉蹌。行不迅也。

⑤鶴阿師未詳。疑鶴阿爲寺名。卽島僧舍也。

⑥李

白杜甫。

燕僧①聳清聽。袈裟喜新翻。北岳厭利殺。②玄功生微言。③天高亦可飛。海廣亦可源。文章杳無底。劖掘誰能根。夢靈髣髴到。對我方與論。④拾月鯨口邊。⑤何人

免爲吞。燕僧擺造化，萬有隨手奔。補綴雜霞衣，笑傲諸貴門。將明文在身，亦爾道所存。④朔雪凝別句，朔風飄征魂。再期嵩少遊，一訪蓬蘿村。⑤春草步步綠，春山日日暄。遙鶯相應吟，晚聽恐不緜。相思塞心胸，高逸難攀援。

①燕僧，卽稱鳥也。送淡公詩，稱燕本。

②爾雅「河北恆」，恆山，北嶽也。管子恆山之地，早生而晚

殺。禮記月令「利以殺草」，詩意言歲晚居於北岳，厭其利殺。③詩意言由玄默之功而悟微言，

漢書藝文志，「仲尼沒而微言絕。」④斲，斫也。詩意言雖天之高，猶可飛而上窮，雖海之廣，猶可

溯而尋源，文章之深杳，無窮極之境，髣髴夢寐中，神靈相契合，與我對語。⑤一統志提月亭，在采

石山，世傳李白過采石，在水中捉月，後人因以名亭。⑥詩意言拾月於鯨鯢之口邊，鮮不爲其吞

噬，而鳥能擺落一切，不聽造化之命，使世間萬有，奔越其手腕之下，化爲文章，霞衣，形容其袈裟之

色也。以文章之妙，補綴爲衣，遊於王公之門，笑傲自若，將以明其文之在身，亦卽道之所存也。⑦

言期其再來嵩山少室一遊，而訪己之所居也。嵩山，東曰太室，西曰少室，相去七十里，嵩其總名也。

寄張籍①

夜鏡不照物朝光。①何時升黯黯。②秋思來，走入志士膺。③志士惜時逝，一宵三四興。清漢④徒自朗，濁河終無澄。舊愛忽已遠，新愁坐相凌。⑤君其隱壯懷，我亦逃名稱。⑥古人貴從晦，君子忌黨朋。傾敗生所競，保全歸懵懵。⑦浮雲何當來，潛虬會飛騰。⑧

①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仕終國子司業，有張司業集，韓愈此日足可惜詩，「念昔未知子，孟君

自南方，自矜有所得，言子有文章，」是愈之識籍，由郊言也。②朝光，即日初出，梁簡文帝詩，「朝

光照皎皎。」③黯黯，失色貌，江淹別賦，「黯黯銷魂。」④膺，胸也，江淹恨賦，「置酒欲飲，悲來

填膺。」⑤陸機詩，「昭昭清漢輝。」⑥言舊時之愛，忽然已遠，新來之愁，日相侵凌。⑦言君

當將壯懷藏隱，我亦甘於見棄，而人方以逃名稱我也。漢書法真傳，「逃名而名我隨。」⑧言古

人貴從韜晦，君子忌言朋黨，凡人傾敗之道，皆生於有所競爭，其幸自保全者，皆懵懵若無所知，傷

時之不容直道也。⑨虬，無角龍也。左思蜀都賦，「下高鵠，出潛虬，」潛，藏也。言我視若浮雲之富

貴，或當有一日及我，則潛虬亦有飛騰之時會也。

寄義興小女子①

江南莊宅淺，所固為疏籬。小女未解行，酒弟②老更癡。家中多吳語，教汝遙可③知。山怪夜動門，水妖時弄池。④所憂癡酒腸，不解委曲辭。漁妾性崛強，耕童手皴皴。想茲為襁褓，如鳥拾柴枝。⑤我詠元魯山，胸臆流甘滋。終當學自乳，起坐常相隨。⑥

①義興莊居，郊武康之故宅也。郊居嵩後，為二弟所居，此詩當在罷溧陽尉後作。集中有乙酉歲舍

弟扶持歸與義莊居，獨止舍待替人詩，與義即義興，傳寫郊者所誤倒也。云扶持者，其弟送母先去

也。云獨止舍者，獨留溧陽尉官舍也。小女子，當是其弟之女子。②云酒弟者，郊之弟，必沈湎於酒，

一本作病叔，非是。與下「所憂癡酒腸」句，不相應也。③言小女子時方學語，揣想教語者為鄉

人，必效吳音也。④言義興莊之荒僻。⑤言恐其弟癡而病酒，不解小兒女委曲之言辭，其環而

抱持其小女子者，或為漁婦耕童，使此襁褓，如柴枝之攬於鳥爪也。崛強，即屈強，自是也。漢書陸賈

傳「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皴皴，猶言肌理粗也。⑥唐書車行傳「元德秀，字紫芝，

河南人，德秀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爲不可絕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爲？」初，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漚流，能食乃止。既長，將爲娶，家苦貧，乃求爲魯山令，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

憶江南弟

白首眼垂血，望爾唯夢中。筋力强起時，魂魄猶在東。眼光寄明星，起來東望空。望空不見人，江海波無窮。衰老無氣力，呼叫不成風。子然憶憶言，落地何由通。○常師共被○教，竟作生離翁。生離不可訴，上天何曾聽。○未忍對松柏，自鞭殘朽躬。自鞭亦何益，知教非所崇。○努力拄杖來，餘活與爾同。不然死後恥，遺死亦有終。

○言衰老無力，兩地皆子然一身，相憶之言，何由如風之落地，而千里相通也。

○後漢書姜肱傳

「肱與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友愛天倫，常共臥起。」注：「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言老而生離，欲訴之天，而天耳不聽，輿上落地句相對。○言雖自鞭策以苦學篤行，而

世莫崇此教，無知之者也。⑤言努力至於衰老，餘年生活，無不與其弟相同，惟衰老差異耳。不然，則死後愧悔，而所以遺我歿後者，要當思抱道以終也。

送李翱習之①

習之勢翩翩，東南去遙遙，贈君雙履足，一爲上皋橋。皋橋路透迤，碧水清風飄，新秋折藕花，應對吳語嬌，千巷分淥波，四門生早潮，湖榜輕囊裏，酒旗高寥寥。小時履齒痕，有處應未銷，舊憶如霧星，恍見於夢消，言之燒人心，事去不可招。獨孤宅前曲，②筌篲醉中謠。③壯年俱悠悠，逮茲各焦焦。執手復執手，唯道無枯凋。

①李翱，字習之，隴西人，娶韓愈兄女，此詩似送其赴湖州，韓愈亦有送李翱詩，注「揚於陵爲廣州刺史，表翱佐其府」，赴湖赴廣，兩唐書本傳均不載。②言舊事迴憶，有如霧中之星，恍然自失，若

夢境中見之，旋即消去，言之使人中心如焚，而歎既往不可復回也。③獨孤宅未詳，嘉泰吳興志

載有獨孤問俗，上元三年，爲湖州刺史，未知是其人否。④古樂府有筌篲謠。

溧陽①唐興寺觀薔薇花同諸公餞陳明府②

忽驚紅琉璃，千豔萬豔開。佛火不燒物，淨香空徘徊。花下印文字，林間詠觴杯。羣官餞宰官，此地車馬來。

○溧陽縣，在江蘇省，唐屬昇州，郊時爲溧陽尉。○溧陽令也，名字無考。

送淡公①

燕本②冰雪骨，越淡蓮花風。五言雙寶刀，聯想高飛鴻。翰林錢舍人，③詩韻鏗雷公，識本未識淡，仰詠嗟無窮。④清恨生物表，⑤朗玉傾夢中，⑥常於冷竹坐，相語道意沖。嵩洛興不薄，稽江⑦事難同。明年若不來，我作黃蒿翁。⑧何以兀其心，爲君學虛⑨空。

○淡公，僧名。詩中稱爲越淡，乃越人也。○卽無本，賈島爲僧時之名也。○錢徹，字蔚章，錢起之

子，時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④言錢舍人之詩，音響如鏗然之雷，惜其識無本，而淡公未爲所識。

⑤北史隱逸傳序，「冥心物表，介然離俗。」⑥晉書裴楷傳，「時人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

人也。」世說新語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④淡往會稽，故云稽江。⑤言將爲塚中之人也。⑥言將使心兀兀不動，學爲逃空之禪也。

銅斗○飲江酒，手拍銅斗歌。儂是拍浪兒，飲則拜浪婆，腳踏小船頭，獨速舞短蓑。
笑伊漁陽操，○空恃文章多。閑倚青竹竿，白日奈我○何。

○焦氏易林「炙魚銅斗，張伺夜鼠。」○後漢書稱衡傳「操聞衡善擊鼓，乃召爲鼓吏，因大會

賓客，閱試音節，次至衡，衡方爲漁陽參搥。○此詩全用當時吳越俗語，宋蘇軾讀孟郊詩云「尙

愛銅斗歌，鄙俚頗近古。」謂此詩也。軾詩有「桃弓射鴨罷，獨速短蓑舞」之句，蓋用此也。

短蓑不怕雨，白鷺相爭飛。短楫畫菰蒲，鬪作豪橫○歸。笑伊水健兒，浪戰求光輝。
不如竹枝弓。射鴨無是非。

○北史畢義雲傳「累遷御史中丞，繩劾更切，然豪橫不平，頻被怨訟。」豪橫，猶今之言土豪也。

射鴨復射鴨，鴨驚菰蒲頭。鷺鷥亦零落，彩色難相求。儂是清浪兒，每踏清浪遊。笑
伊鄉貢郎，踏土稱風流。如何非角翁，至死不裹○頭。

○詩齊風甫田「婉兮變兮，總角非兮。」禮記注總角，總聚其髮而結束之爲非角也。非角而稱翁，

亦當時俗語，詩意言鄉貢之士，自鳴得意，其至死不得一衿者，老猶稱童，爲射鴨兒所笑也。

師得天文章，所以相知。懷數年伊洛。同，一旦江湖乖。江湖有故莊，小女啼啞。我憂未相識，乳養難和。諧幸以片佛衣，誘之令看齋。齋中百福言，催促西歸來。

○言淡公之文章，得自天成，所以能知我之衷懷。

○河南府伊闕縣，今之嵩縣，洛卽今之洛陽。

○言我義興莊居，有小女子，我欲令之北來，而憂其不曾在朝夕懷抱，乳養難周也。前有寄義興

小女子詩，云欲學元魯山自乳其姪，此詩作於元和五年哭盧殷詩之後，東野不復南歸，是此小女

子，必其弟之女也。○猶今之將兒女記名於佛寺也。

伊洛氣味薄，江湖文章多，坐緣江湖岸，意識鮮明波。銅斗短蓑行，新章其奈何，茲焉激切句，非是等閑歌，製之附驛迴，勿使餘風訛。都城第一寺，昭成屹嵯峨，爲師書廣壁，仰詠時經過。徘徊相思心，老淚雙滂沱。

○言伊洛不如江湖，江湖鮮明之波，能使文章層出不窮也。○言我此詩非等閑所作，語雖激切，

乃是土風製此附驛寄回，毋使後來風氣訛變也。③昭成寺在今洛陽，詩言將於昭成寺壁為淡

公書此詩，使經過之人仰詠也。

報恩兼報德，①寺與山爭鮮。橙橘金蓋檻，竹蕉綠凝禪。經章音韻細，風磬清冷翫。離腸繞師足，舊憶隨路延。不知幾千尺，至死方綿綿。②

①越中兩寺名也。②言離別之腸，與夫舊時可追憶之跡，隨繞行腳，與路俱遠，不知其幾千尺，至

死猶綿綿不斷也。

牽師袈裟別，師斷袈裟歸。問師何苦去，感吃言語稀。③意恐被詩餓，欲住將底④依。盧殷⑤劉言史⑥。餓死君已噫，不忍見別君，哭君他是非。⑦

①史記韓非傳「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②言詩能窮人，意恐因詩而窮餓於此，雖

欲留此，甚處可依也。③韓愈登封縣尉盧殷墓誌「殷，范陽人，能為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在

紙凡千餘篇，元和五年十月卒。」④劉言史，邯鄲人，初客鎮冀，王武俊奏為棗強令，辭疾不受，人

因稱為劉棗強，後客漢南，李夷簡署司空掾，尋卒，見全唐詩小傳。⑤言不忍死別，因哭君而生是

詩人苦爲詩，不如脫空飛。一生空鷲氣，○非諫復非譏。脫枯挂寒枝，棄如一唾霏。○一步一步乞，半片半片衣。倚詩爲活計，從古多無肥。詩譏老不怨，勞師淚霏霏。

○詩邶風「有鷲雉鳴」鷲，解作雌雄聲，音以小反，說文解字，從鳥唯聲，則當如廣韻集韻音唯也。

鷲氣，當亦是越中俗語，未詳其義。○詩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戒，故曰風。」○言苦爲詩，不如脫空而飛，吾輩一生所爲，枉用氣力，世不以爲譎諫，徒

如葉枯將脫，挂於寒枝，棄之如一唾之微也。

和薔薇花歌

仙機札札○織鳳皇，花開七十有二行。○天霞落地攢紅光，風枝嫋嫋時一颺，飛散葩馥○遶空王。○忽驚錦浪洗新色，又似宮娃逞妝飾。終當一使移花根，還比蒲桃天上植。○

①札札機聲也。

②古樂府「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

③葩，華也；馥，香氣芬馥。

④圓覺經，

佛為萬法之王，又曰空王。法華經佛說此經已，天雨曼陀華，摩訶曼陀羅華，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而散佛土。⑤漢書蒲桃出大宛，張騫使西域，始得其種以歸。

邀人賞薔薇①

蜀色庶可比，楚叢亦應無。醉紅不自力，狂豔如索扶。麗藥惜未埽，宛枝長更紆。何人是花侯，詩老強相呼。

①此詩及前詩，疑皆在溧陽所作，前詩用空王字，蓋即唐興寺也。

蜘蛛諷

萬類皆有性，各各稟天和。蠶身與汝身，汝身何太訛。蠶身不為己，汝身不為他，蠶絲為衣裳，汝絲為網羅。濟物既無功，害物日已多，百蟲雖切恨，其將奈爾何。

蚊

五月中夜息，飢蚊尙營營。但將膏血求，豈覺性命輕。顧己寧自愧，飲人以偷生。願

爲天下軼。○一使夜景清。

○梁元帝金樓子齊桓公臥柏寢，謂仲父曰：白鳥營營，是必餓耳。開碧紗廚進之。按白鳥卽蚊，廚卽蠶也。司空圖詩：「一雙白鳥隔紗蠶。」蓋亦用此。

燭蛾

燈前雙舞蛾，厭生何太切。想爾飛來心，惡明不惡滅。天若百尺高，應去掩明月。

答友人贈炭

青山白屋○有仁人，贈炭價重雙烏銀。驅卻座上千重寒，燒出爐中一片春。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

○漢書蕭望之傳：「恐非周公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白屋，未貴之人所居也。

弔國殤○

徒言人最靈，白骨亂縱橫。如何當春死，不及羣草○生。堯舜宰乾坤，器農不器兵。○秦漢盜山岳，鑄殺不鑄耕。天地莫生金，生金人競爭。④

○屈原九歌國殤注，謂死於國事者，小爾雅，無主之鬼謂之殤。○言徒謂人性最靈，奈何愚而好

戰，任聽首領驅使作戰，視生命會不若草芥，果何為哉。○說文解字兵，械也。世本，蚩尤以金作兵，

兵有五：一弓，二戈，三矛，四戈，五戟。○言堯舜宰制天下，用農不用兵，秦漢盜竊天下，鑄殺人之械

而不鑄農器，天地莫生金類，生金類，皆人競爭之具也。

弔比干墓○

殷辛○帝天下，厭為天下尊。乾剛既一斷，賢愚無二門。佞是福身本，忠是喪己源。餓虎不食子，人無骨肉恩。日影不入地，下埋冤死魂。有骨不為土，應作直木根。今來過此鄉，下馬弔此墳。靜念君臣間，有道誰敢論。

○比干墓，在今汲縣北。○史記殷本紀「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

辛為嗣，帝乙崩，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

弔元魯山○

搏鷲有餘飽，魯山長飢空。○蒙人飫鮮肥，魯山飯蒿。○蓬。食名皆霸官，○食力乃

堯農君子恥新態魯山與古終天璞本平一人巧生異同魯山不自剖全璞竟沒躬。^⑤

①元魯山名德秀已見前寄義興小女子詩注。②淮南子「鷹雕搏鷲」史記義縱傳「縱以鷹擊

毛擊爲治詩意言爲酷吏而有餘飽德秀爲循吏而常飢空。③飫飽也言豪奪之人飲鮮肥德秀

獨食貧也。④詩意言世皆噉名之人酷吏轉能得人稱道也。⑤言天生璞玉本無不同琢之則

見爲巧德秀抱璞不剖沒其身而爲完璞也。

自剖多是非流濫將何歸。①奔競②立詭節凌侮③爭怪輝五常④坐銷鑠萬類隨衰微。⑤以茲見魯山道蹇無所依。⑥

①晉書孫惠傳「恐流濫之禍不在一人」言若自剖其璞而與世爭是非隨流泛濫將無所歸宿。

②南史顏延之傳「外示寡求內懷奔競。」③江表傳「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周瑜」凌侮卽

陵侮也。④書「狎侮五常」五常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⑤鑠銷也戰國策劫韓包周則趙

自銷鑠言當世之人內奔競而外立詭異之節互相凌侮以爭怪奇之光輝使五常之德日就銷鑠

而萬類失立身之本，將隨之而衰微也。⊗易蹇卦蹇，難也，險在前也，言德秀之道，遭蹇難而不得

行，其生於世如無所依也。

君子不自蹇，魯山蹇有因。苟含天地秀，皆是天地身。天地蹇既甚，魯山道莫伸。天地氣不足，魯山食更貧。始知補元化，竟須得賢人。

⊙陳子昂詩「仲尼探元化」元化，即造化也。

賢人多自羸，⊙道理與俗乖。細功不敢言，⊙遠韻。⊙方始諧。萬物飽為飽，萬人懷為懷，一聲苟失所，衆憾來相排。⊙所以元魯山，飢衰難與偕。⊕

⊙羸，晦也。⊙言不以微細之功為功。⊙盧諲詩「振厥弛維，光闡遠韻。」⊙言以民物為懷，

苟有措置未當，即衆憾之所歸，兢兢業業，以是為心也。⊕言德秀之忍飢而至於衰老，皆由其所

抱之道如此，是以無人能比並也。

簫韶太平樂，魯山不虛作。⊙千古若有知，百年幸如昨。誰能嗣教化，以此洗浮薄。君臣貴深遇，天地有靈稟。⊙力運既艱難，德符⊙方合漠。⊙名位苟虛曠，聲名自

銷鑠，禮法雖相救，貞濃易糟粕。⑤哀哀元魯山，畢竟誰能度。⑥

⑤簫韶，舜樂名，此類似祇記「簫韶舜樂」即約不必引書。唐書元德秀傳，「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頗言帝且第勝負，加賞黜，河內太守替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瓊譎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爲于，于爲于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謂宰相曰，河內人其塗炭乎，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⑥管子，天地，萬物之橐也。

⑦莊子有德充符篇，庾闡弔賈誼文，「德協充符，乃應帝王。」⑧淮南子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

唐書司馬承禎傳「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詩意言力幹運會，出之於艱難，德之內充，乃能契合於靜漠。⑨言苟名不副實，位爲虛曠，則所恃聽聰目明，徒察察耳，必日就銷鑠，雖賴禮法相救，然失其貞而濃之旨，而但存糟粕矣，晉書郭璞傳「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然厲意刑名，用虧純德，老子以禮爲忠信之薄，況刑又是禮之糟粕者乎。」詩意與此相合，論治理極精微也。⑩言不能度其高深也。

黃犢不知孝，魯山自駕車。⑪非賢不可妻，魯山竟無家。供養恥他力，⑫言詞豈

纖瑕。③將謠魯山德，曠海誰能涯。④

①此事兩唐書皆未載。②兩唐書皆言不及親在而娶，遂不娶。③言必自食其力，恥受人之供

養。④言其言詞，未嘗有纖悉之瑕疵也。⑤易繫辭「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至賾」至賾，謂幽深

難見，詩意言將歌魯山之德，猶之探賾於海，而不能尋其涯涘也。

遺嬰盡雛乳，何況骨肉枝，心腸結苦誠，胸臆垂甘滋。①事已出古表，誰言獨今奇。

賢人母萬物，豈弟流前詩。②

①已見前寄義興小女子詩注。②禮記表記「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悅安

之。」豈弟，即凱弟，班固西都賦「流大漢之豈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初版

◎◎◎◎◎◎◎◎◎◎◎◎◎◎◎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

☆ 學生國學叢書 孟郊詩 一冊

(81004.5)

每冊實價國幣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註者 夏敬觀

主編者 王雲五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潘同曾)

五五四七上

77-52
102444

